

红茶



# 一方水土养一方土匪

□棋哥(深圳红钻足球俱乐部副董事长)

“一方水土养一方土匪”是大艺术家黄永玉老先生名言,誉满湘西。

崔永元同学在柴静老师《看见》新书首发式的现场祝词中,引用了这句名言,满堂喝彩,笑里不藏刀。

中国的体育产业,搞了10多年了,但进步缓慢。而与其同时起步的文化产业,却是风生水起,碧波荡漾,翠堤春晓。让我们这些从业者逐步悟出了“体育产业必须向文化产业转型”的发展新思路,这方面还真是要向黄永玉老先生学习。

崇拜黄永玉老先生已久,但第一次见到黄老爷子却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那是因为黄永玉的作品《奥运树》(也叫《中国=MC2》)获得奥林匹克美术大会的奥林匹克艺术大奖那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国际奥委会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何振梁先生为黄永玉颁奖的那一刻。

就在那一刻,黄永玉艺术作品的产业延伸,“刷刷刷刷……”在脑海中不断闪现。那些具有创意经济价值的文化产品,够体育产业圈好好琢磨几个月的。

从打小记事起,就一直在学习雷锋精神“做了好事不留名”。后来长大了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开始学习欣赏艺术品,才晓得我们从小看到大的那幅黑白木刻画《雷锋》,就是黄永玉先生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这幅雷锋在黑板报、墙报、海报上不断被临摹拓片,其精神鼓舞价值远超越限量编号版画的价值。

而1980年以来风靡全国集邮界的《猴票》,给多少集邮爱好者带来了升值空间。我是在1985年花了将近半个月工资的20元在邮局门口买了那张“猴票”,讲义气地送给了央视体育播音员孙正平。那暖红的底色,居中高端的黑色金丝猴昂头凝视前方,

双目炯炯有神,毛发丝丝入扣,体态轻盈灵动,让玩“猴票”集邮的藏家不赚钱都不行。

而说到黄永玉文化产业附加值的延伸,就不能不提到酒鬼酒。

酒鬼酒其实就是当年的湘泉酒,在湖南喝酒的圈子里比武陵酒、白沙液、德山大曲差远了。但正是因为黄永玉老先生叫人弄了一个麻布袋,缝成一个口袋,再用麻绳扎在口袋脖子上,写上“酒鬼”二字,设计出了今天酒鬼酒的外包装。也正是这一酒瓶文化附加值,让酒鬼酒把二锅头价卖出了五粮液的价钱。

黄永玉说得对:色鬼、烟鬼很讨人厌,但是酒鬼可爱。

扯了半天黄永玉,又跑题了,还是继续聊“一方水土养一方土匪”吧。

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似乎总是跳不出体育圈,单一的产业价值链总是围绕“一方水土养一方土匪”的圈子走。尤其是年底转投

深圳,开始接体育产业地气,发现民间资本进入体育产业成本实在太高。你如果想投资体育表演产业,那么体育主管部门要切你一道“竞赛管理费”。而以政府税收投资建立的体育场馆,还要狠狠切一把“场地租用费”。即便为了“维稳”而出动的安保警力,也应该属于靠纳税人养活的国家公务员,往往还要在体育竞赛表演场馆增加一个“安保费”……

如此之多的苛捐杂税费,严重制约了中国体育表演产业的发展。

做体育项目的同志往往社会地位不高,教科文卫体似乎快把体育忽略掉了。如果体育产业不能向文化产业转型,不向国际化转型,还是固步自封地自恋“金牌战略”,那我们的体育产业,也只能在“一方水土养一方土匪”的圈子里转圈。越转越晕,越转越没方向,其根源,还是中国的体育改革严重滞后于国家的发展步伐了。



## 为什么总是巴神?

□刘耿(体育记者、专栏作家)

梅西之后,第二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是……巴洛特利!就像在中国的文学圈里挑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未必是写作最好的,但他得奖一定是有理由的。

巴洛特利上封面的理由,小部分来自他的球技,中部分来自他的性格,大部分来自他的肤色,但不能三缺一,所以不能以量比来确定哪个因素更重要。

他代表的是一个关于黑人如何在欧洲寻找认同感的故事。采访巴洛特利的《时代》周刊编辑凯瑟琳·梅耶说,她原本只是想关注意大利黑人,在她发现了巴神的特质之后,觉得只写他一个人就够了,于是,整体观变成了个案。

除了梅西和巴洛特利,德罗巴也在《时代》封面以集体照的形式露过一小脸。他们3个都是移民。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人的选趣趣味,这实在是一篇披着体育外衣的社会稿。这是外行人写足球稿的通常做法,所以,外行人写的足球稿也通常比较好看,因为他不必固定在死板的传教士体位上,其结果是,足球的外延也被越搞越大。

所以,《时代》不是《法国足球》,不代表对巴洛特利的专业认可,更没必要惋惜贝利、马拉多纳、罗纳尔多竟然没上《时代》封面。

文章谈巴洛特利的球技谈得很少,重点说了他的点球全中,在这里不得不从专业的角度嘲笑一下美国人,点球是他们能看懂的。文章重点说了巴洛特利与白色欧洲的融与不融,特别提到了这名黑人爱穿白色镶皮领的开衫,从意象上,这带给人的观感很像半截浸在牛奶里的奥利奥,融了一半。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欧洲观众在更彻底、更花样地消费巴洛特利,除了他的足球,还有他的段子,还有哪块饼干比奥利奥更惨?

巴洛特利既代表了新一代移民的共性,又有着如有雷同纯属抄袭的个性。

他所代表的新移民在巴西被称为“脚力劳动者”,因为巴西外流的劳动力很大一部分是职业足球运动员;在意大利则直接被称为“巴洛特利一代”,1990年巴洛特利出生那年,100个意大利公民中只有1人持外国护照,现在12个人中就有一人持外国护照。

巴洛特利与新移民所不同的,是大部分新移民并非像以前那样“连根拔起”或者“一去不返”的,而是和母国维持着各种各样的密切联系,这被称为“跨国主义”。“跨国主义”的概念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在时间上,是以巴洛特利的父辈为案例研究的,而像巴洛特利这样的“90后”,基本已与母国失去联系,但巴洛特利融入意大利似乎更难了,死心塌地踏一只船反而没有父辈脚踏两只船来得稳。

但是,巴洛特利的这种不融化深得美国人的认同,我想这也是《时代》周刊选中巴洛特利的潜意识里的理由。关于美国的民族同化最著名的理论,这个理论被忽视的一面就是,虽然都在这口锅里炖煮,但是,捞出来后,羊肉还是羊肉、牛肉还是牛肉……巴洛特利还是巴洛特利, why always me?



乌龙茶

## 包揽全球 却失掉天下

□颜强(专栏作家,体育评论人)

当乒羽奥运资格危机的消息传出后,第一时间接受采访的这两项运动的中国头面人物,都摆出不屑一顾的姿态。他们的回答如出一辙:“运动本身的影响力和受众人数,绝对让国际奥委会满意;我们从国际奥委会得到的消息,项目资格没有任何危险。”

一项正式竞技项目被踢出夏季奥运会序列,对这项运动的长期发展,未必致命,却会有着巨大打击。棒球就是近年的一个项目事例。然而不充分掌握国际奥委会对于奥运会项目选择的标尺,对项目的国际发展不进行充分努力,在国际体育政治舞台上缺乏足够的表现,国际球项目的国际化发展危机,不可能完全消除。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倘有远虑,必是长久狭隘思维和惯性操作的结果。

罗格的国际奥委会执政生涯,正在接近晚期,但是这位比利时人的原则从来没有变更过,他坚持奥运瘦身,他坚持将奥运会整体规模缩小,既是为了保证奥运会的精品品质,同时也是追求一种国际体育发展的平衡。这是标准的欧洲大陆化思维。在2007年罗格完全掌控住国际奥委会后,对于夏季奥运会25+3的策略,成为未来奥运会主办的原则之一。选择25个核心项目,自然是对奥运会传统的继承,但是留出3个非核心项目的活口,就是为了更新奥运项目,以确保现代奥运会对全球青少年吸引力的一种后招。很大程度上,这25+3模式,与罗格力推

的青奥会,在思维逻辑上一脉相承。

乒羽遭遇奥运资格危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点都不奇怪。面对这样的挑战,视若无物,更有些夜郎自大。一个运动项目能成为奥运会核心项目,与其全球普及和发展水准、青少年欢迎程度、商业化程度以及媒体友善度4个方面直接相关。在28个奥运大项当中,乒羽并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尤其在商业化程度与媒体友善度上。

因为中国太成功,导致在这些项目上失败的外国人采取“除籍”手段,这是微博上容易形成的观念,但绝不是对事实的真实反映。乒羽资格的危机,不在于中国竞技上的成功,不在于中国历届大赛的包揽,更在于中国垄断的同时,这些运动的全球化发展受到了制约,特别是在职业化与媒体化上,乒乓球20年来没有进步。

羽毛球状况要好一些,可发展更在亚洲地区。过去3年的各种调查显示,羽毛球是中国参与度最高的运动,只是正在进行的羽超总决赛,将这项运动职业化程度低下的弱点暴露无遗。羽毛球和乒乓球,都需要出现ATP与WTA这样的国际性机构,来进行商业包装与运营。这两项运动的全球青少年基础,完全能达到奥运会需求,但是更上层楼,才是国际奥委会考核的要点。

包揽全球,却失掉天下,敝帚当然自珍,然而一项运动的奥运前途,却是在全球视野下的。

## 《想死你! OR 想你死!》



## 孙杨该向姚明取取经

□李夫杰(专栏写手)

孙杨又“出事”了。自从伦敦奥运会上勇夺两金并打破世界纪录后,孙杨和媒体之间的蜜月似乎也到头了,时不时地就闹出点负面新闻来。其实明星和摄影记者起冲突已经司空见惯,记者也有不对的地方,但问题就在于你孙杨是奥运冠军,而且正处于上升期,如果真爆粗口,那对自身形象就太不利了。在如何树立个人形象,如何与媒体、粉丝打交道方面,浙江人孙杨还真得好好向姚明和刘翔这两个上海人取取经。

早在孙杨在大运会上爆出负面新闻时,就有媒体呼吁孙杨该成立“杨之队”,现在看来确实很有必要。但一个公认有潜质的准巨星要想变身真正的巨星,除了“X之队”之外,最根本的还是自身要睿智,要学会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当然,作为媒体,对孙杨这样的“潜力股”也得多加爱护和理解才是。



黑茶

## 申花开哪朵?

□白岩松(央视著名主持人)

体育新闻上看沈祥福在申花队训练,总有些不适应。旁边是徐亮,怎么看都像国安训练课。当然,不适应远不在此。职业环境下,人员流动太正常了,昨天在国安,还高喊“北京打申花根本不用战前动员”,现在一转身,就是打国安不用动员了,这很正常,作为看客的我们,得学着适应。

我的不适应在于:新人沈祥福在申花这儿笑,可远方的巴蒂斯塔不是哭笑不得吗?朱骏一个中方教练组组长的名头,就让沈祥福开始乐哈哈地带队训练;但巴蒂斯塔愿意有这样一个人早过了学习阶段的中方合作伙伴吗?人们常说,一山难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

申花是独立的一支球队俱乐部,但毕竟是中超队伍中的一支,动作越大,越吸引世界媒体关注。可这是一把双刃剑,玩得越离奇,它也是中国足球环境和形象的一部分。从阿内尔卡到德罗巴,这一回,巴蒂斯塔又不知能不能回。三番五次地折腾,估计接下来国际足坛人士再与中国俱乐部谈判时都会打上“我可以信任你吗”的问号了。